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彙編官常典

第一百八十四卷目錄

公輔部名臣列傳四

漢三

傳喜

王嘉

薛宜

王商

薛宜

王嘉

傳喜

漢三

王商

薛宜

王嘉

傳喜

漢三

王商

薛宜

王嘉

傳喜

漢三

王商

薛宜

王嘉

傳喜

官常典第一百八十四卷  
公輔部名臣列傳四

漢三

王商

薛宜

王嘉

傳喜

漢三

王商

薛宜

王嘉

傳喜

漢三

王商

薛宜

王嘉

傳喜

按漢書本傳商字子威涿郡蠡吾人也徙杜陵商父  
武兄無故皆以良帝舅封無故為平昌侯武為樂  
昌侯諸在外戚傳商少為太子中庶子以肅敬敦厚  
稱父裁商嗣為侯推財以分異母諸弟身無所受居  
喪哀感於是大臣薦商行可以厲羣臣義足以厚風  
俗宜備近臣是擢為諸曹侍中中郎時元帝時至  
右將軍光祿大夫是時定陶共王薨李茂代太子  
帝為外戚重臣輔政雖倍太子頗有力量元帝崩成帝  
即位其敬重商從為左將軍而帝舅大司馬大將軍  
王鳳頗權行多矯僭商議論不能平鳳知之亦  
疏商建始三年秋京師民無故相驚言大水至百姓  
奔走相踐闕老婦號呼長安中大亂天子親御前殿  
召公卿議大將軍鳳以為太后與上及後宮可御船  
令史臣上長安城以避水臺臣皆從風議左將軍商

獨曰自古無道之國水旱不日城郭平政治和平世  
無兵革士下相安何所備有大水一日暴至此必訛  
言也不宜令上城郭驚百姓上通止有頃長安中稍  
定問之果訛言上於是其壯壯之固守教稱其誠而  
是太慚自恨失言明年商代臣衡為丞相封千戶  
天子甚尊任之為人多疑有威重丞相八兄八弟身帶  
大容其過鄉人謂十四年單于來朝引見白虎殿  
丞相商坐未起中郎上拜拜商而起離席與言  
單于仰視商貌大異之遂疑知是天子問而數曰此  
與漢相天初大將軍鳳持機形尚與得太子其郡  
有吳者十四已上商部屬聞風以曉商曰吳吳天  
事非人力所能為形勢若此臣以為從商不聽竟矣  
形勢果不風重以是商除其其使人上言  
言商聞門內事天子以爲誹謗之過不足以為大臣  
風聞事下其事司隸臣上言商聞商女欲以  
備後商女病欲意亦難之以翁對人及商以園  
門事見考自知為風賊中使商更欲內女為從通因  
新李李疑奸家白見其女會日有餘之大中大夫  
郡丞區共人後巧上控疑賊不仁違害吏使使下胡者  
左將軍丹等問臣對曰難見丞相商作威作福從外  
制中取必於上控疑賊不仁違害吏使使下胡者  
以立威天下忠孝之前頗頗欺定上書言商與父傳  
通及弟姁姁教殺其叔夫廷商我使使下有司商  
私惡惡商子俊殺上書告誦後女左將軍丹女持其  
書以示丹丹惡其父上亦廷後女求去商不盡忠結  
首以輔至德即聖主忠孝遠別不親後庭之事皆受  
命皇太后太后前問商有女欲以備後宮商言有閭

疾後有敗定事吏更遣通而李人家內女親上道  
以亂政或問許大臣師故應是而日德周書曰以左道  
事者若京易曰日中見斗則折其右肱往者丞相周  
勃再建大功及孝文時微公起怨而日為之低於是  
退勃使就國卒無休惕憂今商無尺寸之功而有三  
世之寵爵位三公宗族萬戶侯二千石中諸曹  
給事禁門內達皆諸侯王權寵至盛有內亂殺人  
怨怒之端宜窮究若問臣聞奉丞相召不單見王無  
子意欲有奉國即求好女以為妻妾即其有身而獻  
之王產始皇帝及楚相存申君亦見王無子心利楚  
國即獻有身妻而產懷王自漢興幾遭呂氏之患今  
商有不仁之性通因怨以內女其意謀未可測度前  
孝景世七國反將軍周亞夫以為害除即其有身而獻  
東非漢之有今商宗族權機合貨鉅萬計私故以千  
數非特創置五匹夫之徒也且失事之至親戚呼之  
門內亂父子相計而欲使之宣明聖化調和海內豈  
不謬哉商視事五年官職隆興而大惡著於百姓甚  
約相盛德有勝折足之凶臣愚以為聖主當於春秋  
即位以來未有德意之威加以繼嗣未立大異並見  
尤宜誅討不忠以遵未然行之一人則海內震動百  
最之路塞矣於是左將軍丹等奏商位三公爵列侯  
親受詔策為天下師不遵法度以異國家而同降下  
類以進其私執上通以亂政為臣不忠問上道不  
別之辟皆為上教罪名明白臣等謹請國典論者  
於是制詔御史丞承相以德輔翼國家典領百僚協  
和萬國為職任莫重焉今樂昌侯商為丞相出入五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彙編官常典

第一百八十四卷目錄

公輔部名臣列傳四

漢三

傳喜

王嘉

薛宜

王商

薛宜

史丹

師丹

彭宣

官常典第一百八十四卷

公輔部名臣列傳四

漢三

王商

按漢書本傳商字子威涿郡蠡吾人也徙杜陵商父武兄無故皆以良帝舅封無故為平昌侯武為樂昌侯皆在外戚傳商少為太中庶子以肅敬敦厚稱父範商嗣為侯推財以分異母諸弟身無所受居喪哀感於是大臣薦商行可以厲羣臣義足以厚風俗宜備近臣慈慈是擢為諸曹侍中郎將元帝時至右將軍光祿大夫是時定陶共王薨李茂代太子商為外戚重臣輔政權佑太子頗有力量元帝崩成帝即位其敬重商從為左將軍而帝舅大司馬大將軍王鳳頗權行多矯僭商議論不能平鳳知知之亦疏商建始三年秋京師民無故相驚言大水至百姓奔走相踐闕老婦號呼長安中大亂天子親御前殿召公卿議大將軍鳳以為太后與上及後宮可御船令史臣上長安城以避水臺臣皆從鳳議左將軍商獨曰自古無道之國水不涸城郭不治政治和平世無兵革上下相安何因備有大水一日暴至此必訛言也不宜令上城帝驚自往上通止有頃長安中稍定問之果訛言上於是責其社廟之固守數稱其誠而鳳大慚自是失言明年帝代臣衡為丞相封千戶天子甚尊任之為人多疑有戚近反八尺餘身帶刀大容其過鄉人謂十四年單于來朝引見白虎殿丞相商坐未定是拜拜前拜商起趨禮畢與單于仰視商貌大異之遂起知是天子聞而數曰此與漢相天初大將軍鳳持楊楊形奇異得太子其郡有災者十四已上商部屬聞風以曉商曰災異天事非人力所能為形勢若此臣以為從商不聽竟充其形象果不中風重以是怨商除其其使人上言官商門內事天子以爲誹謗之過不足以為大臣風聞事下其事司隸臣上言官商門內事天子以備後官商文稱意亦難之以翁對人及商以園門事見考自知為鳳所中使商更欲內女為援通因新李李媛好家白見其女會日有餽之大中大夫屬郡丞區共人夜巧上控報賊不仁違害輕使微求人罪欲以立厥天下忠孝之前頻頻欲定上書官商與父傳通及弟姪生亂致殺其叔夫廷商我使坐下有司商私恐恐于後殺上書告誦後女左將軍丹女持其書以丹丹拜惡其父于帝廷高女求去尚不盡忠結首以輔王德即聖主忠孝遠別不親後庭之事皆受命皇太后太后前問商有女欲以備後宮商言有聞

疾後有狀定事吏詔遣李貴人家內女親上道以亂政惑問許大臣師故應是而日他周書曰以左道事者若京易曰日中見昧則折其右股佐者丞相周勃再建大功及孝文時微公起怨而日為之低於是退勃使就國卒無休惕憂今商無尺寸之功而有三世之寵爵位三公宗族萬戶侯二千石中諸曹給事禁門內達皆諸侯王權寵至盛兼有內親殺人怨怒之端宜窮究等問臣聞秦相呂不韋見王無子意欲有秦國即求好女以為秦妻除即其有身而獻之王產始皇帝及楚相春申君亦見王無子心利楚國即獻有身妻而產懷王自漢興幾遭呂霍之患今商有不仁之性適因怨以內女其意謀未可測度前孝景世七國反將軍周亞夫以為魯得離刺孟蘭東非漢之有今商宗族權勢合資鉅萬計私故以千數非特創置五匹夫之徒也且失事之至親戚呼之園門內亂父子相計而欲使之宣明聖化調和海內豈不謬哉商視事五年官職隆興而大惡著於百姓甚約相盛德有勝折足之凶臣愚以為聖主當於春秋即位以來未有德意之威加以繼嗣未立大異並見尤宜誅討不忠以遵未然行之一人則海內震動百廢之路塞矣於是左將軍丹等奉商位三公辭別侯親受詔策為天下所不遵法度以異國家而同降下類以進其私執上道以亂政臣臣不忠聞上道不遵則之辟皆為上教罪名明白臣等謹請殺商論者於是制詔御史丞承相以德輔翼國家與領百僚協和萬國為職任莫重焉今樂昌侯商為丞相出入五

命皇太后太后前問商有女欲以備後宮商言有聞疾後有狀定事吏詔遣李貴人家內女親上道以亂政惑問許大臣師故應是而日他周書曰以左道事者若京易曰日中見昧則折其右股佐者丞相周勃再建大功及孝文時微公起怨而日為之低於是退勃使就國卒無休惕憂今商無尺寸之功而有三世之寵爵位三公宗族萬戶侯二千石中諸曹給事禁門內達皆諸侯王權寵至盛兼有內親殺人怨怒之端宜窮究等問臣聞秦相呂不韋見王無子意欲有秦國即求好女以為秦妻除即其有身而獻之王產始皇帝及楚相春申君亦見王無子心利楚國即獻有身妻而產懷王自漢興幾遭呂霍之患今商有不仁之性適因怨以內女其意謀未可測度前孝景世七國反將軍周亞夫以為魯得離刺孟蘭東非漢之有今商宗族權勢合資鉅萬計私故以千數非特創置五匹夫之徒也且失事之至親戚呼之園門內亂父子相計而欲使之宣明聖化調和海內豈不謬哉商視事五年官職隆興而大惡著於百姓甚約相盛德有勝折足之凶臣愚以為聖主當於春秋即位以來未有德意之威加以繼嗣未立大異並見尤宜誅討不忠以遵未然行之一人則海內震動百廢之路塞矣於是左將軍丹等奉商位三公辭別侯親受詔策為天下所不遵法度以異國家而同降下類以進其私執上道以亂政臣臣不忠聞上道不遵則之辟皆為上教罪名明白臣等謹請殺商論者於是制詔御史丞承相以德輔翼國家與領百僚協和萬國為職任莫重焉今樂昌侯商為丞相出入五

年未聞也言嘉謀而有不忠執左道之辜陷於大辟前商女弟內行不修奴賊殺人疑而教使為商重臣故抑而不窮今或言商不自悔而反怨怒朕甚傷之惟商與先帝有外親未忍殺於理其殺商罪使者收丞相印綬商免相三日發病嘔血絕望曰臣侯而商子弟親屬為騎馬都尉侍中常侍諸曹大夫郎史者皆出補吏莫得而給事宿衛者有司奏商罪重未決請降詔有詔長子安嗣賢為舉昌侯至長樂衛尉光祿勳商死後連年日使地東直臣京兆尹王章上封事召見談商忠無罪言鳳專權祗主寵竟以法誅章治在元后傳至元始中王莽為安漢公誅不附己者舉昌侯安見孫以罪自殺商降

史丹

按漢書本傳丹字仲魯國人也徙杜陵祖父參有女弟武帝時為衛太子具姬產悅皇考皇者考宜帝父也宣帝微時依伯史氏語在史良婦傳及宣帝即位參已死三千高曾元曾皆以外屬復恩封曾為將陵侯元平重侯高侍中數幸以發舉反者大司馬霍禹功封梁侯伏乞帝庚將拜高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南陽郡事帝崩太子嬰母號為高太后高輔政五年乞骸骨賜安車駟馬黃金鉞第一第號曰安侯自元帝為太子時丹以父高任為中庶子等從十餘年元帝即位為騎馬都尉侍中出宮禁與杜后寵上以丹侯臣尊外屬賜食之丹月進太子家是時得酒膳子定國共王有材莫子母復愛幸而太子頗有酒色之失母王皇后無寵建昭之元年帝被疾不親政事留好音樂或置鼓鼓下天子自臨時觀

上讀劍丸以誦鼓聲中嚴敬之節後宮及左右言知者莫能為而定園上亦能之土數稱其材丹進曰凡所請材者敏而好學遇故知斯是太子也若遇器人於絲竹鼓琴之則則是陳惠李微高者臣衡可相國也於是上嘿然而笑其後中山哀王範太子前平夏王憲帝之少弟與太子遊學相長上上望見太子感念氣王忠不能自止太子既至前不哀上大恨曰安有人不慈仁而可奉宗廟為民父母者乎上以費請丹丹免冠謝上曰臣誠見陛下哀痛中山王至以原田向者太子當進見臣竊或屬母涕泣感傷陛下罪過在臣當死上以然然恩酒解丹之輔相皆此類也竟竟元年上發疾傳賜侯及定陶王常在左右而皇后太子希得進見上疾稍危急忽忽不寧數問尚書以察帝時立應東王故事是時太子長舅陽平侯王鳳為衛尉侍中與皇后太子皆愛不知所出丹以親南陽侯得病疾依上聞獨親時丹直入臥內頓首伏青蒲上薄涕泣曰皇太子以適長立數十餘年名號繫於百姓天下莫不歸心臣下見定陶王權系受乎今者道路流言為屬生惡以為太子有動搖之議者若此公卿以下必以定爭不來詣臣願先賜死以示羣臣太子亦仁不忍見丹涕泣言又切至意大感咽嗚太息曰吾日聞勞而太子南王幼少意中惡惡亦何不全乎然無有此議且皇后連得先帝又愛太子豈可違馬馬都尉安所愛此諸丹即却願當以恩臣妻聞華前上因稱謂丹曰吾病淺加恐不能自定意稱道太子恩賜長恩丹嘆唏而起太子由是寵為嗣父元帝崩後成帝初即位優丹為長

按漢書本傳嘉字稚游河內懷人也哀帝祖母定陶傅太后從父弟少好學問有志行哀帝立為太子成帝選立為太子庶子哀帝初即位以嘉為衛尉遷右將軍是時王莽為大司馬乞骸骨還帝外家上既寵莽選從庶歸還於嘉嘉喜甚第孔都侯親東意等而女為皇后又弟陽陽安侯丁明皆親以外屬封嘉執政謙恭純實太后始與政事嘉歡之由是傳太后不令召嘉輔政上於是用左將軍師丹代王莽為大司馬賜金百斤上將軍印綬以光祿大夫養病大

傳喜

按漢書本傳嘉字稚游河內懷人也哀帝祖母定陶傅太后從父弟少好學問有志行哀帝立為太子成帝選立為太子庶子哀帝初即位以嘉為衛尉遷右將軍是時王莽為大司馬乞骸骨還帝外家上既寵莽選從庶歸還於嘉嘉喜甚第孔都侯親東意等而女為皇后又弟陽陽安侯丁明皆親以外屬封嘉執政謙恭純實太后始與政事嘉歡之由是傳太后不令召嘉輔政上於是用左將軍師丹代王莽為大司馬賜金百斤上將軍印綬以光祿大夫養病大

司空何武向書令唐林皆上書言竊行義堅原忠誠憂國內懷之臣也今以復病一旦遽歸喪庶失宗旨曰傳氏賢子以論議不合於定陶太后故遣白象其不為國懷之患臣杜機之衛當以李友治亂是以子玉輕重機以無忌折衝項以范增存亡故楚路有南土帶甲百萬無恐不以為難子玉為熟則文公劉陸下之光輝傳氏之廢興也上亦自意之明年正月月選使師丹為大司空而拜喜鳳大司馬封高武侯侯傳驛皆歡喜之恭侯又傳太后欲求稱尊與成帝母齊寧喜與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共執正議傳太后大怒上不得已先免師丹以感動喜喜終不戰後數月遂免喜曰君輔政出入三年未有昭然匡朕不違而本朝大臣逐其職心咎由君為其上大司馬印授就傳太后又自詔丞相御史曰高武侯喜盡功而封內懷不忠附下罔上與故大司空丹同心背畔故命臣杜機德化罪惡雖在赦前不宜奉朝請其遣就國後又欲尊喜侯上亦不聽喜在國三歲餘哀帝崩平帝即位王莽用事免傳氏官爵廢故郡侯將妻于徙合浦并丹太后下詔曰高武侯喜忠性端慈諫諍忠直雖與政定陶太后有屬終不顧指邪相之後嗣以其遺書見哀帝以故高侯吳府歸葬位特遣車騎詣其墓外置食以亮復後遣還京國以壽終葬謚曰貞侯子嗣并放乃紀

師丹

按漢書本傳丹字仲公琅邪東武人也治詩事匡衡舉孝廉為郎元帝末為博士遷建始中州舉茂材後補博士出為東平王傅召東平王過制史大夫孔光舉丹議議深博得正平道徵人為光祿大夫丞相司直數月復以光祿大夫給事中由是為少府光祿勳作中甚見尊重成帝末年立定陶王為皇太子以丹為太子太傅哀帝即位左將軍鄧騭問內侯食邑頗聞事遂代王莽為大司馬封高樂侯月餘徙為大司空上少在國舅成帝嘗欲政外家王氏傳盛常內邑邑即位多欲有所匡正封拜傳丹傳奪王氏權丹自以師傳居三公位得信於上書言古者諫諍不言勸於家寧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前大行尸起在堂而官爵臣等以及親屬封皆貴親封舅為陽安侯皇后尊號未定徵封父為孔鄉侯出侍中王邑射聲校尉王邴等詔書比下變動政事卒舉無斷臣縱不能明陳大義復會不能平議諸臣相隨空受封侯增進陛下之失問者郡國多地動水出流殺人民日月不明五星失行此皆變異中說令不定注度失理陰陽潤澤之應也臣伏惟人情無子年雖六七十猶得取而廣孝孝成皇帝深見天命燭知至德以壯年克己立陛下為嗣先帝舉哀天下而陛下體四海安寧百姓不懼此先帝聖德當合天人之功也臣聞天威不遠咫尺願陛下深思先帝所以建立陛下之意且克己躬行以觀陛下之從化天下者陛下之末也臣所附何處不富貴不宜食先帝不重臣愚以為太傅陛下以臣託師傳故亡功過而備鼎足封大國加賜黃金位為三公職在左右不能盡忠補過而令

庶人竊議受異數見此臣之大罪也臣不敢言乞骸骨歸於海濱以謝於傳氏重責者不虛死書數十上多切直之言初哀帝即位成帝母稱太皇太后成帝尊皇后稱皇太后而上祖母傳太后與母太后皆在國邸自以定陶其王為稱高昌侯置左上官書祭莊襄王母坐夏氏而為華陽夫人所子及即位後稱太皇太后定陶其王為皇太后事下有司將丹以左將軍與大司馬王莽共勸奏知皇太后至尊之號天下下一板而稱引亡奏以為比驗詭譎篡朝非所宜言大不道上新立謀議納用於師丹言竟宏為庶人傳太后大怒要上欲必稱尊號上於是定尊定陶共王為其皇帝尊傳太后為共皇太后下后為共皇后郎中令冷爽黃門郎政猶等復奏言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皆不宜復引定陶共國之名以冠大號車馬衣服宜稱皇之意僅更二千石以下各供紙數又宜為共皇立廟京師上復下其議有司皆以為宜知哀帝欲言丹諫獨曰聖主初臨取法於天地故尊卑之禮明則人倫之序正人倫之序正則乾坤得其位而陰陽順其節主與萬民俱樂貶傳卑者所以正天地之位不可亂也今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以定陶共為號者母從子妻從夫之義也欲立官重更車服與太皇太后並非所以明尊卑上王之義也定陶共皇號諡已前定義不得復改諡父為子子為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子服子亡魯父之義傳其父為後者為子之故為服也後服喪三年而除其父父母明尊卑本祖而重正統也成皇帝聖恩深遠故為共王立後奉承祭祀令其長為一

國本重而爵不脫恩惠已備陛下既遣使先帝持重  
大率亦前天地社稷之祀無不得復本宅廟其皇  
祭入其廟今欲立廟於京師而使臣下祭之是無主  
也又親盡當毀宗主一國大祖不墮之祀而無主  
當毀不正之禮非所以尊奉先皇也丹由是遂不合  
上意會上有書言官以尊員為貨今以錢易之民  
以錢貨官可改許以上問丹丹對言可改許下有司  
議官以爲行錢以久難幸變易丹老人忘其前語  
後使公卿議又丹使吏書奏吏私寫其草丁博持弟  
聞之使人上書告丹上封事行道入得持其書上以  
問將軍中朝臣皆對曰臣臣不諫諫大臣奏事不宜  
漏泄令吏傳傳而漏四方臣不宜則失身宜下廷  
封治事廷封廷封丹大不敢事未決事中博士  
士申咸飲飲上書言丹經行無此自近世大臣能若  
丹者少發憤忠者封事不及深慮遠慮使士讀書漏  
泄之過不在丹以此貶謫恐不厭衆心而書劾飲  
幸得以漏官過權傾服心上所加中定疑卸社稷  
重臣爲罪過國之宗祧咸飲初傳授以爲漏治  
事以暴烈過後上書奏稱登拜前後相連不敢上貶  
咸飲秩各一等遂免免丹曰太三公者朕之腹心也  
輔焉相過臣不保和合天下者也朕既不理政其  
河決未濟流殺人民百姓流連無所歸心司馬之職  
尤廢焉君任位出三年未聞忠言嘉謀而反有明  
黨相連不公之名過者以援力田書改幣東市君若  
內爲取進不可不疑以若之言者朝臣臣等通帝衆  
當同外以爲不便令親觀者歸非於朕朕恐之不宣

爲君受憂朕疾夫比周之徒處爲度化漫以成俗故  
屢以書防君疑者皆過問已而不受還有後言反  
君奏封事傳於道路希聞朝中言事者以爲大臣不  
忠辜陷重罪後處成名謗滿朝何流於四方腹心如  
此謂誰者何始諫於二人同心之利焉將何以率示  
羣下附親遠方朕惟君位尊任重慮不周密願歲述  
國選選道命及覆具言其爲君者之非所以共天  
地未保國家之意以君書託傳位未忍考於理已詔  
有司赦君勿治其大司司空高樂侯印授罷歸尚書  
令唐林上疏曰竊見兒大司空丹策書泰深痛切若  
子作文爲賢者諱升經爲世儒宗德爲國寶秦深痛切若  
聖躬位在三公所生者微海內未見其大過事既已  
往免爵大重京師識者咸以爲宜復丹臣辭使奉朝  
請四方所屬仰也唯陛下裁覽衆心有以慰復師傳  
之臣上從林言下詔賜丹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丹  
既免數月上明朱博謀傳太后后侯太后后下后  
爲帝太后后與太皇太后及皇太后同尊又爲其星立  
廟京師儀如孝元皇帝博傳爲丞相復與御史大夫  
趙元奉言司高昌侯侯官建律說之議而爲丹所劾  
奏爲所然人時天子哀哀委取於丹丹不深惟復廣  
聲說之義而安稱說即犯尊尊指事追不忠莫大  
焉陛下聖仁昭然定尊號安以爲復封高昌侯丹  
惡惡變若雖家教令不宜有寵邑請免爲庶人奏司  
丹於是太后后罷傳太后后太后后其重臣更以民  
太皇太后后封博太后后太后后其重臣更以民  
葬之定園遷葬其皇皇后下太后后其重臣更以民  
滿復免高昌侯侯爲庶人復封高昌侯其重臣更以民

食故色數月太皇太后后太后后大司徒大司徒已產有  
德實元功先聖之制百王不易之道也故定開太后  
後尊號尊號甚尊長禮臣內侯師丹端誠於國不顧私  
親執忠節據法分明尊卑之制雖有枉石之園  
臨大節而不可奪可謂社稷之臣矣有司修奉宗  
祀定編籍者已就退而丹功實未始始紳先賢後  
謂之義非以章有德報功也其以厚丘之中滯戶  
二千一百封丹爲義陽侯月餘建漢曰節侯子葉嗣  
王莽敢通絕

王嘉

按漢書本傳嘉字公仲平陵人也以明經射策甲  
爲郎坐戶殿門失關免光祿勳子永隆爲豫章康爲  
南陵丞復舉康爲長陵尉封嘉中舉數封能直言召  
見官室對政事得失超遷大夫出爲九江河南  
太守治甚有聲後入爲大鴻臚徙京兆尹遷御史大  
夫建平三年代平當爲丞相封新甫侯加食邑千一  
百戶嘉爲人剛直嚴毅有威重上甚敬之哀帝初立  
欲匡成帝之政多所變動嘉上疏曰臣聞聖王之功  
在於得人孔子曰材經不其然與故繼立諸侯衆  
賢也雖不能盡賢賢士爲得臣立令卿以輔之居是  
國也與世尊尊然後士民之衆附焉是以教化行而  
治也興世尊尊然後士民之衆附焉是以教化行而  
難得授得可用者或走於因循若其難而生事文帝  
感焉嘉之言建漢封爵故嘉其拜爲雲中太守匈奴  
息之武帝建漢安國國於使君拜爲梁內史曾問以安  
張敞爲京兆尹有非常能治而而犯賊收殺之  
其家自變化書賈徵徵賊殺殺人上逮捕下會免





其善吏臣竊爲國惜不私此三人伏乞曰苟如此則君何以爲罪嘗當有以負國不空入獄矣史稍侵等嘉嘉晴然仰天歎曰幸得充備宰相不能進賢退不自是以負國死有幹貴史問賢不皆主名嘉曰賢故丞相孔昭朝而司空何武不能進惡高安俊義獄父子俱相孔昭朝而不能進罪當死死無所恨嘉繫獄二十餘日不食飲血而死帝別大司馬馬驍將軍丁明春重臺而諱之上遂免明以蓋賢代之語在賢傳

嘉爲相二年誅國除後上覽其對面思嘉言復以孔光代嘉爲丞相賈用何武爲御史大夫大元始四年詔書追錄忠臣封嘉子忠爲新市侯追諡嘉爲忠侯彭宣

按漢書本傳宣字子佩淮陽陽夏人也治易事張禹舉爲博士遷奉平太傅禹以帝師見尊信焉宣經明有成重可任政事由是入爲右扶風遷廷尉以王國人出爲太原太守數年復入爲大司農光祿勳右將軍兼帝即位徙爲左將軍歲餘上欲令丁傅衛將軍官通軍官位徙爲左將軍諸侯國人不得宿衛將軍不宜典兵馬成六位朕惟將軍任漢將之重而子又前取淮陽王女婚姻不絕非國之制使光祿大夫曼陽將軍黃金五十斤安車駟馬其上左將軍印綬以關內侯歸家宣監數歲諫大夫鮑宣數萬言會元壽元年正月朔日輪輿宣復言上過召宣爲光祿大夫遷御史大夫轉爲司空封長平侯會哀帝崩新都侯王莽爲大司馬專政專權宣上書言三公罷足承君一足不任則覆亂矣實臣性性淺薄年齒老耗數伏疾病昏亂志願上大司空長平侯印綬乞骸骨

歸鄉里歲暮講學并日太后召宣曰惟君視事日寡功勞未減迫於老耄許軋非所以輔國家統海內也使光祿勳暫罷而請君其大司空印綬使就國拜假宣亦不敢不賜黃金安車駟馬官其國數年歲滿曰頃侯傳子至孫王莽敗還

韓宣

按漢書本傳宣字康京東海郡人也少爲廷尉督佐都郵獄史後以大中殿十倉屬察廉雖不其至現邦大守趙貢行縣見宣甚說其能從宣歷行諸縣還至府令妻于與相見或曰韓君不丞相我兩子亦中丞相史察廉遷東萊都尉封不南州刺史舉茂茂爲苑何今大將軍王鳳聞其能舉宣爲長安令治果有召以明書文法詔拜御史中丞是時成帝初即位宣爲中丞執法嚴中外總都御史上疏曰陛下至德仁厚忠固元元躬有日月之勞而亡佚豫之樂九執聖道刑罰惟中然而嘉氣尚凝陰陽不和是臣下未耕而聖化獨有不洽者也臣竊伏思其一端殆吏多苛政政教煩碎大事皆在部刺史或不循守條職舉錯各以其意多與郡縣事至關私門聽議使以求吏民過失通呵及細微責義不量力郡縣相迫促亦內相刻流至典庶是故郡縣無事至關私門聽議使以求吏民過失通呵及細微責義不量力郡縣相迫促亦內相刻之思飲食周急之厚備發送往來未之禮不行夫人道不通則訟訟不和與不與必不由此也詩云民之失德乾乾以愆詔曰以政不說謂苦傷思方制史失德時宜申明使使昭然知本朝之要務臣愚不知治道唯明主爲上嘉納之宜數言政事便宜舉奏罰則吏部二千石所貶退擢還曰累分明由

是知名出爲縣准太守政教大行會諸郡有大概廢亂上從宜爲陳南太守監獄禁止吏民欺其威信入守左湖湖廣設稱職爲典始高陵令楊湛湛陽令游游會皆不遷都郡短長前二千石數案不能竟及宣視事詣府問所取受賈奉澤有改節敬已而除求其罪厥具得受賈奉澤有改節敬已而

追手自謀書條其惡嚴封舉進曰吏民條言君如樣或議以爲疑於主守盜湖湖教重令又念十金法重不忍相舉舉故密以手書相觀欲君自圖還退可復傳旨於後即無其事復封還記得爲君分明之潔自知罪誠當應記而宣辭語溫無傷傷意遂即時解印綬付吏爲記謝宣將無怒言而權陽令吏良言今治行頗苛過罰作使千人以上賈取錢財數十萬給爲非法實買惡任官吏買數不可知證驗以明白欲還吏考案恐負者恥辱士故使操平鑄令孔予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令許思之方謂守游得機亦解印綬去又額陽縣北當上郡西河爲數郡邊要盜賊其令平陵薛恭本縣孝者功次補遷未嘗治民監獄不辦而邑婦小薛在山中民護易治令詎鹿尹實久郡用事吏爲權煥長舉茂材遷在粟官即以令奉實與茂舉二人視事數月而兩縣皆治因移書於縣之曰昔晉公綏優於趙魏而不宜廉薛故或以德顯或以功著君予之選焉可懼也屬縣各有賢君焉郡舉挾舉成規願所職平功榮宜得郡中吏民罪名錄名告其縣長吏便自行問曉曰府所不以自發舉者不欲代縣治奪賢令長名也長吏某不善

權冠絕諸藩雖受戒者宜爲吏實劉明用法平而  
必有所居者有條哉司紀之仁恩愛科池陽令廉  
吏報孫士府未及召聞立受囚家錢資賈諸縣  
吏驗發逮遇其妻相受驚者錢資六千受之再宿獄  
接實不知捕獲悉自毀官署立之概以顯其  
廉吏獄孫士府家私受獄而立不殺殺身以自明立  
誠廉士皆可謂得其以府決曹據書之概以顯其  
廉府據吏審具立相知書官于廷排及日至休吏賊  
曹據承扶獨不肯休坐曹治事查出數日蓋諸責和  
人道通曰主吏以介休而錄來久曹雖有公職事  
家亦私私惡意孫氏從其請封妻子立酒有清都里  
書衣相乘斯亦可矣扶輿漢官屬善之宜爲人好威  
儀違止雍容甚可謂也性密靜有思思有吏強求其  
便宜至尉馬軍研省爲設方略利用而省費吏民  
稱之郡中清靜蓋爲少府共張璠璠曰餘御史大夫  
于未卒吞米上疏曰帝王之德莫大於知人知人則  
百條任職天下不鳴故舉而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御  
史大夫內奉本朝之風化外任丞相統理天下任重  
職大非庸材所能堪今當選拔羣賢以充其缺得王  
人則萬姓受福有聲說服不得其人則大職墮敗王  
功不與處當之明在茲奇果可不致詳擇見少府宣  
材後爲掾試從從官爲御史中丞試憲殺下不吐  
剛強柔剛特當出守臨漢陳留一郡稱治爲左馬  
卿崇榮章威德行發發後理羣執總息訟訟者  
歷年不至至丞相後後後後後後後後後後後後  
卓爾自左在史初置以來未嘗有也孔子曰知有所  
舉其有所宜舉者結功課課在兩府不敢過稱以奸

欺誑之輩臣聞賢材莫大於治人宜已有效其法律  
任廷尉有餘經術文雅足以謀士體斷國論身兼數  
器有退食自公之節宜無私黨游說之助臣恐陛下  
忽於羔羊之請公實之臣任廷尉之舉是恐嚴  
陳宣行能唯陛下留神察上於之遂以宣爲御史  
大夫數月代張禹爲丞相封高陽侯食邑千戶宣除  
趙官兩子爲史實者趙廣漢之兄子也爲吏亦有能  
名宜爲相府辭訟不滿意後不爲移書後皆通用  
薛侯故事然官屬訟其煩碎無大體不稱賢也時天  
子好儒雅宜經術又漢上亦經焉久之廣漢郎監賊  
舉起丞相御史選擇史逐捕不能克上遣拜河東都  
尉趙廣漢爲廣漢太守以軍法從事數月斬其渠帥都  
尉降者數千人道平會即成太后崩喪事卒吏欺  
敏以還葬其後上聞之以過丞相御史問免宣曰  
君爲丞相出入六年忠孝之行率尤有餘朕無間焉  
朕既道路來疫死者以萬數人至相食賊盜興羣  
賊熾發是朕之不德而殿壯不良也追者廣漢蓋盜  
懷忿殘賊吏民朕制然傷之數以問君君對輒不知  
其賈西州局絕援不爲郡二輔賦歛無度酷吏並緣  
爲姦侵擾百姓詔君案驗後無欲得事實之意九卿  
以下咸承風指同歸陷于過敗之辜皆歸君焉有司  
法君領職解脫國說欺之跡使薄風化無以神示四  
方不忠敢君于理其上丞相高陽侯印綬歸初宣  
爲丞相而擢方進乃以直宣知方進名儒有宰相器  
深結焉後方進代爲丞相思宣舊恩思免後二  
歲爲宣明眉文法津國制度前所坐過薄可復運用

上宣宣復野高陽侯加寵特進位大將軍安侯給事  
中視尚書事宣復宣重任政數年後坐定陵侯淳  
于長樂侯第初宣有弟明侯明至而兩太守修廢  
郡守京兆尹尹府將修爲露宿令宣迎後母修不遇後  
母死死修去官持服宣謂修三年服少能行之者兄  
弟相敬不可修遂責其由是兄弟不和久之宣帝初  
即位博士申咸諫事中亦東海人也數言不供養行  
表服屬於骨肉前以不忠孝免不宜復列封侯在朝  
省官子況爲右曹侍郎數聞其諂諛客賜明欲今創  
成由目使不居位會司謀賊況惡威爲之逐令明進  
所故宮門外斷書轉身八創事下有司御史中丞  
等奏況明臣父故宰相再封列侯不相敬丞化而骨  
肉相疑疑感威受修以請毀况或所司言宜行逐衆  
人所共見公家所宜聞況况成給事中惡爲司謀衆  
本意而公令明等追切實關要進創幾近臣於大道  
人衆中欲以兩華聰明杜絕論議之華榮點弊所畏  
忌萬衆譁譁况聞四方不與凡民忿怒事陶者同臣  
聞近近臣爲近王也絕下公門式歸馬君君重且痛  
敬之春秋之義惡等功過不究於試上之惡不可  
足也況百爲惡等手傷功意恨惡告大不敬明當以  
重論況况官罪一等與以爲罪以罪以刀傷人完  
爲城且曰過人不以義而見乘者與前人之罪約惡  
成罪非過人過人不以義而見乘者與前人之罪約惡  
不直也成罪非過人過人不以義而見乘者與前人之罪約惡  
況以狀修成計已定後聞司謀因言謀而免明  
非以惡威爲司謀後造謀也本事私變繫於掖門外

傷感謂中與凡民爭鬪無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古  
今之通遠三代所不易也孔子曰必也正名不正  
則至於刑謂不中刑罰不中而民無所措手足今以  
況爲首惡明手傳爲大不敬公私無差舛之義原  
心定罪原況以父見諱發忿怒無它大惡加詆欺輒  
小過成大辟陷死刑遙明詔恐非法意不可施行聖  
王不以怒增刑明當以威傷人不直況與謀者皆爵  
誠完爲城旦上以問公卿漢臣丞相孔光大司空師  
丹以中丞議寔自將軍以下至博士議郎皆是廷尉  
況竟減罪一等徒教煌宣生免爲庶人歸故郡卒於  
家宣子惠亦至二千石始惠爲彭城令宣從臨淮遷  
至陳留過其縣燒梁郵亭不修宣心知惠不能圖彭  
城數日案行令中處置什器視園菜終不問惠以  
史事惠自知始應不稱宣意進門下捧送宣至陳留  
令接進見自從其所問宣不教戒惠史職之惠宣笑  
曰史遇以法令爲師可問而知及能與不能自有資  
材何可學也衆人傳稱以宣言爲然初宣後封爲侯  
時妻死而載武長公主嘉席上令宣尚焉及宣薨歸  
故郡公主臨京師後宣卒主上書願還宣葬廷陵奏  
可況私從教煌歸長安會赦因與主私亂哀帝外  
家丁傳貴主附事之而疏王氏元始中恭自尊爲安  
漢公主又出言非恭而況與呂實相善及宣事覺時  
莽升治況發掘其罪使使者以太皇太后詔賜主藥  
主怒曰劉氏孤弱王氏擅朝排擠室且嫂何與取  
杖被挾其閤門而殺之使者迫守主遂飲藥死況驚  
首於市白太后云主暴病薨太后欲障其喪莽固爭  
乃止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彙編官常典

第一百八十五卷目錄

公輔部名臣列傳五

後漢一

郭嵩

伏湛

宋弘

侯霸

韓歆

馮勤

杜林

張純

趙惠

牟融

范滂

郭丹

第五倫

鮑昱

鄧弘

任隗

東安

官常典第一百八十五卷

公輔部名臣列傳五

後漢一

郭嵩

按後漢書本傳禹字仲華南陽新野人也年十三能誦詩受業長安時光武亦游學京師禹年雖幼而見光武知其非常人遂相親附數年歸家及漢兵起更始立豫保多舉禹不肯從及聞光武安集河北即杖策北渡追及於鄴光武見之甚歡謂曰我得專封

拜生運來舉欲仕乎禹曰不願也光武曰即如是欲何爲禹曰但願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禹得效其尺寸垂功名於萬世耳光武因留宿問諸禹遂留日更始雖都關西今山東未安赤眉青犢之屬動以萬數三輔假號往往聚眾更始既無有所佐而不自絕斷諸將皆庸人屈起志在財幣爭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忠良明智深慮遠圖欲尊主安民者也四方分崩離析形勢可見明公雖建藩輔之功猶恐無所成立於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應天下不足定也光武大悅因令左右號禹曰鄧將軍常伯且於中興定計議及王郎起兵光武自刺至信都使禹發奔命得數千人令禹將之別攻拔樂陽從至廣阿光武舍城樓上披輿地圖指示禹曰天下郡國如是今乃得其一子前言以吾應天下不足定何也禹曰方今海內殺亂人思明君猶赤子之思慈母古之興者在德薄厚不以大小光武悅時任使諸將多訪於禹禹每有所舉者皆當其時光武以爲知人使別將騎車蓋延等擊鄧傳於清陽延等先至戰不利還保城爲賊所圍禹遂進與賊破之生獲其大將從光武起賊至滿陽連王匡黃巾王成丹抗威將軍劉均及諸將分據河東上黨以拒之赤眉衆大集于匡等莫能當光武善勇冒犯賊長安欲乘機并關中而方自事山東未知所將以禹沉深有大度故授以西計之略乃拜爲前將軍持節分麾下精兵一萬人遣西入關令自選備

處爲於酒馬倍爲積弩將軍樊豐爲驍騎將軍宗欽爲車騎將軍鄧尋爲建威將軍耿种爲右騎將軍李爲車騎將軍引而西建武元年正月禹自昌黎將入河東河東都尉守關不開禹攻十日破之獲輜重千餘乘進圍安邑數月未能下更始大將軍樊豐將數萬人度大陽攻禹禹遣諸將逆擊於解南大破之斬樊豐首於是匡成丹劉均等十餘萬復其擊禹禹軍不利樊豐戰死會日暮賊罷軍歸津飲及諸將見兵衆已振奮動禹夜去禹不謂明日安邑軍以六甲窮日不出禹因得吏理兵勅衆明日匡悉軍出攻禹禹令軍中無得妄動既至營下因得執諸將執而重連大破之匡等皆棄軍亡走禹率輕騎急追後劉均及河東太守楊賜持節中郎將郭舉等斬之收得第六甲統五百兵舉不可勝數遂定河東來制拜李爲河東太守悉更置屬縣令長以鎮撫之是月光武即位於鄴使使者持節拜禹爲大司徒策曰制詔前將軍鄧禹深執忠孝與朕謀議帷幄決勝千里凡子曰吾君同門人曰親新將破軍平定山西功尤著百姓不親立節不調改作司徒敬數五教五教在寬公遺衆都尉段熲使持節爲侯食邑萬戶徵之徵禹時節二十四遂渡汾潞入夏陽更始中郎將左將軍劉盆子衆數十萬與上黨郡兵共拒禹於潞侯侯破走之而諸將入長安是將三輔還復都亦所過賊賊不知知所歸問禹衆將曰何而前行有北首望賊相攜以迎軍降者日有千數衆至百萬禹曰此賊皆車住所以勞衆之父老童婦棄數百萬其車下莫不感悅於是名震關

西宮嘉之數勳書與美前將家僕告勸馬徑攻長安  
高曰不然今吾衆雖多能戰者少前無可仰之援後  
無轉饋之資亦屈所收長安財寶元寶錢數未可當  
也夫盜賊聚居無終日之計計穀雖多難故萬遠寧  
能堅守者也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土廣人稀機較多  
奮吾日休兵北道就糧糈足以觀其勢乃可圖也於是  
是引軍北至栒邑馬所到擊破赤眉別將諸營保鄯  
邑節門歸附西河太守公育過子車微降馬遵保鄯  
京師帝以關中未定而馬久不進兵下勅曰司徒亮  
也亡賊桀也長安吏人逼迫無所依歸宜以時進討  
鎮慰西京繫百姓之心焉將就前意乃分遣將軍別  
攻上郡諸縣更徵兵引穀縱至大要通馬信宗欲守  
栒邑二人爭權相攻信遂殺狀因反擊馬馬遣使以  
聞帝帝使人伯所親愛爲誰對曰護軍黃防帝度  
情防不能久和謀必相件因製馬曰縛馭者必黃  
防也乃遣書告諸將王匡胡殷成丹等皆詣廣降與  
共東歸至安邑遂欲亡廣志斬之信至洛陽救不諫  
二年春遣使者更封馬爲某侯食四縣時亦西走  
扶風馬乃南至長安軍民明池大窘士卒率諸將廢  
戒擄去日修禮謂高廟獻十一帝神主遣使奉詣  
洛陽因行園陵爲置吏士奉守焉與引兵與延平  
相於藍田不克復執黃防置中王劉嘉胡馬降嘉  
於藍田馬保無難焉新之寶弟收寶曲擊馬殺寶  
軍敗計自過憤及後成柄相又之食歸附者雖散  
而亦復還入長安與馬戰敗走至高陵軍士饑餒  
者皆食粟某帝乃徵馬還勅曰赤白無敵自當來東

吾折挫告之非諸將也無得復更遣兵出戰於受  
任而功不遂數以爲非復敢進不利三年春與車騎  
將軍鄧弘擊赤眉亦遂爲所敗弘等死數事在焉異傳  
獨與二十四縣還詣上陽關上大可從後復印教有  
詔鄧弘印教數月拜右將軍遂外自敗於東陽將軍  
泰豐合四年春復從驃騎將軍還西漢後漢將軍鄧  
續漢將軍子匡擊破赤眉於鄧遂至武當復破之卒奔  
漢中餘衆悉降十二年冬下平定諸功臣增戶邑  
定封焉高帝侯食高帝邑安與安淳子四縣帝以  
禹功高封弟異爲明親侯其後左右將軍官罷以特  
進奉制請焉內文明焉行辟諸事母至孝天下既定  
帝欲還名勢有十三人各使守一縣修葺園門教  
養子孫皆可以爲後世法用國邑不修進利帝益  
軍之中元元年復行司從事從東巡狩封伯宗顯宗  
即位以禹先帝元功拜焉太傅進見東向見尊龍  
居歲餘疑帝常數自臨問以子男一人焉郎未卒元  
年五十七薨諡曰元帝帝分禹封爲三國長子廣  
爲高密侯嬰爲昌安侯珍爲惠安侯

伏逃

按後漢書本傳法字思公鄆東武人也九世祖勝  
字子陵所謂濟南伏生者也漢高祖父播武帝時客  
授東武國太師父理爲當世名儒以詩授成帝帝爲高  
帝太傅自名學漢性孝友少傳父業教授數百人  
成帝時以父任爲博士弟子立博士子春時爲博士  
執法使督大發還後學嚴正更始立以爲平原太守  
時會卒兵起天下驚擾而漢高帝暴殺校不虛謂費  
子曰天殺不辜國君微廢今民皆懷宗何獨地乃

明倫彙編官常典第一百八十五卷公輔部

共食糧糧悉分奉以賑鄉里來者有自餘家將門  
下督者有氣力謀欲爲漢起兵漢高其志樂即收斬  
之何首城郭以示百姓於是吏人信向郡內以安平  
原一境盡所全也光武即位知漢名儒舊臣先許  
任內徵拜尚書使典定官制時大司徒鄧禹西征  
關中帝以漢才任宰相拜爲司直行大司徒事焉  
每出征伐常留鎮守總攝群司建武三年遂代鄧禹  
爲大司徒封陽都侯時彭寵反及於通國帝欲自征之  
遂上疏諫曰臣聞文王受命而征伐五國必先詢之  
同姓然後謀於羣臣加古舊義以定行事故謀則成  
卜則吉戰則勝其詩曰帝謂文王海隅仇方同爾弟  
兄以爾勳援爾爾爾即伐桀崇播國城先退後  
伐所以重人命後時而動故三分天下而有其二陛  
下承大亂之機受命而帝興明祖宗出入四年而滅  
擅絕制五校降胡馬破赤眉誅鄧舉之屬不爲無功  
今京師空虛費用不足未能服近而先事邊外且漁  
隔之地逼接北狄豈勝因迫求其助又今所過縣  
邑九爲困乏種家之家多在城郭聞官兵將至當已  
收之矣大軍遠涉二千里士馬疲勞糧糧阻今  
空漢書漢中國之都而寇賊從橫未及從化漁陽以  
東本備邊塞地接外虞實控御漢安平之時向資內  
郡今况耗資足先圖而陛下搶近邊遠易舉求難  
四方疑怪百姓怨憤諸臣之所惑也復遣將軍王  
重兵博謀近思征伐前役之所願聞有司使極焉誠  
求其長擇之聖慮以中士爲憂念帝其竟竟不  
親征師賊徐昌等萬餘人據富平連攻之不下惟  
云願降司徒伏乞帝公知漢爲高徐所信向達到平原

異卿等即日就議議洛陽諸難在會亭遠大必於  
文德以爲禮樂政化之旨願諸儒不可違是就奉行  
鄉飲酒禮禮遂行之其冬帝駕從張步頭進冠等時  
派祭高廟而河南尹司隸校尉於病中爭論還不舉  
奏帝覽之六年徙封其侯邑二千六百戶遷就國  
後南陽太守杜詩上疏言漢曰臣聞唐虞以殷勤  
文王以多士事是故詩福壽考壽曰具哉臣詩願見  
故大司徒都侯伏湛自行束脩說無毀玷舊信好  
學守死善道經爲人師行爲儀表前在河南輒歡及  
居平原吏民愛則而棄之還時及復不離兵因家  
節持重有不可奪之志臣下深仰其能願以宰相之  
重執其自節望德義微過凡遠久不復用有識所  
惜備士卿心臣竊傷之漢有執事之志光輝昭昭  
謀慮明之顯載憂國忠臣不致責足以先後王  
室各足以及示遠人古者聖賢之爲公卿是故  
四方同仰聖上居師杜行之臣宜若轉輸出入禁門  
補缺拾遺詩禮意不足以知宰相之才願聖臣臣  
敢不自備臣爲侍御史以上封事言通公卿受下奸  
惡分明罪非備書持事信信經明行修通達政允  
宜近侍納言左右佐制九州五尚書令一郡二人可  
以兼代而爲執事非但臣詩嘗思深遠所言誠有  
益於國無輕死無誤政復更願聖明以開十二年夏徵  
勅尚書卿拜吏目未及就位因患目多病卒賜賜  
器車馬利便使者送喪修奉二千陵食倉制府  
宋弘

按後漢書本傳弘字仲子京兆長安人也父尚成帝  
時至少府黃帝立以不附費豈性抵罪弘少而溫

順莫平則作侍中王莽時共爲工赤眉入長安遣使  
徵弘逼不得已行至渭橋自投於水家人救得出  
因得免過復光武即位徵拜太中大夫建武二年代  
王梁爲大司空封槐侯所得租奉分贈九族家無  
資產以清行致稱徙封宜平侯嘗書弘通傳之士  
弘乃薦沛郡陳仲子學治閭閻能及獨雄刻父于  
於是名譚拜郎給事中帝每詔輒令鼓琴好其繁  
聲弘聞之不悅悔於薦舉何譚內出正朝服坐府上  
遣吏召之譚至不與席而對曰吾所以爲子者欲  
令補國家以道德也而今欲進卿聲以亂雅頌非忠  
正者也罷自改邪稱令相舉以法乎譚頓首辭曰良  
久乃達之後大章皇帝使譚誅譚見弘失其常  
度帝怪而問之弘乃離席脫冠謝曰臣所以薦相讓  
者望能以忠正導主而今朝廷悅卿聲臣之罪也  
帝改容謝使反服其後遂不復令譚給事中弘獲進  
賢士馮羽桓梁二十餘人或相及爲公卿者弘當  
見御上新屏風圖畫列女帝數顧視之弘正容言曰  
服可乎對曰陛下進德臣不辱其意時帝游湖陽公  
主新嘉帝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  
器聲名及帝曰且圖之後弘裁引見帝命主曰  
屏風後因誦弘曰語言易易交弘爲人得乎弘曰  
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權權之妻不下堂帝顧譚主  
曰事不語矣弘在位五年坐考上黨太守無所獲免  
歸第數年卒于國除  
侯霸

按後漢書本傳霸字君房河南密人也族父涓以宦

者有才幹任職元帝時佐石顯等頗有威望大常  
侍成帝時任霸爲太子舍人霸於內有客嘗曰霸  
不事帝事業爲志好學師事九江太守房元治穀梁  
春秋爲元都講王莽初五威司合陳舉舉霸德行還  
霸幸與房元治交善房元治湖而亡之令者多爲哀哀  
即舉家徙居分捕山賊縣中清靜再遷爲執法刺殺  
糾奏諸侯者無所疑懼後爲淮平大尹政理有能各  
及王莽之敗霸保固自守安全一郡更始元年遣使  
徵霸百石老婦相備饗更遣使者車或當道而臥皆  
曰願乞侯君復舊年民至乃戒乳哺勿得舉子侯  
君當去必不能使使者處霸霸就霸准必亂不敢授  
覆書具以狀聞會更始敗道路不通建武四年光武  
復霸與車騎會壽春拜尚書令時無典故朝廷又少  
舊制霸明習故事收錄遺文條奏前世善政法度有  
益於時者皆錄之以爲存亡之鑑霸四時之令  
皆霸所建也明年代伏湛爲大司徒封關內侯在位  
明略守正公不問十三年霸薨帝深痛惜之親自  
臨弔下詔曰惟霸懷善遠避聖朝九年漢家舊制丞  
相拜日封爲列侯侯以軍師暴露功臣未封緣忠臣  
之義不欲相貶未及會命奄然而將嗚呼哀哉於是  
追封謚霸則鄉侯侯食邑三千八百戶子昱嗣昭淮  
吏人共爲立祠四時祭焉  
韓歆

按後漢書本傳霸字君房河南密人也族父涓以宦  
者有才幹任職元帝時佐石顯等頗有威望大常  
侍成帝時任霸爲太子舍人霸於內有客嘗曰霸  
不事帝事業爲志好學師事九江太守房元治穀梁  
春秋爲元都講王莽初五威司合陳舉舉霸德行還  
霸幸與房元治交善房元治湖而亡之令者多爲哀哀  
即舉家徙居分捕山賊縣中清靜再遷爲執法刺殺  
糾奏諸侯者無所疑懼後爲淮平大尹政理有能各  
及王莽之敗霸保固自守安全一郡更始元年遣使  
徵霸百石老婦相備饗更遣使者車或當道而臥皆  
曰願乞侯君復舊年民至乃戒乳哺勿得舉子侯  
君當去必不能使使者處霸霸就霸准必亂不敢授  
覆書具以狀聞會更始敗道路不通建武四年光武  
復霸與車騎會壽春拜尚書令時無典故朝廷又少  
舊制霸明習故事收錄遺文條奏前世善政法度有  
益於時者皆錄之以爲存亡之鑑霸四時之令  
皆霸所建也明年代伏湛爲大司徒封關內侯在位  
明略守正公不問十三年霸薨帝深痛惜之親自  
臨弔下詔曰惟霸懷善遠避聖朝九年漢家舊制丞  
相拜日封爲列侯侯以軍師暴露功臣未封緣忠臣  
之義不欲相貶未及會命奄然而將嗚呼哀哉於是  
追封謚霸則鄉侯侯食邑三千八百戶子昱嗣昭淮  
吏人共爲立祠四時祭焉

大勢以為激激欲又證說將機因指天誓地言誓則切不免歸田而帝猶不釋復使宣詔責之司諫校尉謝未固諫不能得欲及子學竟自殺欲者有重名死非其罪衆多不厭帝乃追賜錢銀以成禮葬之後千乘歐陽修河東潞州相代爲大司徒坐事下獄死自是大臣雖居相位其後內禁茂京兆王元魏鄧獨勳皆得異位字文伯性聰敏爲陳賈太守以循行化人遷司徒四年薨

馮勳

按後漢書本傳勳字偉伯魏郡繁陽人也曾祖父揚宣帝時爲弘農太守有八子皆爲二千石趙魏間榮之號曰萬石君焉兄弟形有俊壯唯勳祖父儼長不滿七尺嘗自貶短隨子孫之似也乃爲子伉娶長妻伉生勳長八尺三十八歲善計初爲太守鉅郡功曹有高能稱期當從光武征伐政事一以委勳勳同縣馮巡等舉兵應光武謀未成而爲豪右焦贛等所反勳乃率老母兄弟及宗親歸期期悉以爲腹心期於光武初未拔用後乃除爲郎中給事尚書以圖謀舉機在事期勳見親視越莫不厭服焉自是封爵之制非勳不定帝亦以爲能尚書衆事皆令總錄之司徒侯霸薦勳令開博陽勳有請諸帝常懷之既而帝疑其有怨大怒勳書遺書曰崇山幽谷何可偶黃陂一下無處所以身試注耶將投身以成仁耶使勳奉策至司徒府勳陳謝前帝意申釋事理帝意稍解拜勳尚書僕射勳事十五年以勳勞興賢

閩內侯連壽書并拜大司農之歲連司徒先是三公多見罪過帝嘗欲令自殺自終乃因遇見從容戒之曰宋浮子不思於君下隨隨同列竟以中傷生今死生吉凶不可知足下不情欲入臣故遂受讒雖復追加責賜終全不意不意之身臣臣孝子謹昭報世以爲後世誡是足以國事君無一則許貴光乎當世功名別於不朽不勉勳勳愈恭約恭惠忠誠諸諸王曰使勳貴寵此母也其見親重如此中元元年帝帝憤憤之使者弔問賜賜賜賜賜有加勳七子長子宗嗣至張張張四都尉

杜林

按後漢書本傳林字伯山扶風茂陵人也父毅成京間爲涿州刺史林少好學沈深家既多書又外氏張線父子喜文林從學受學得洽多聞時稱通儒初爲郡吏丁葬敗盜賊起林與弟成及同郡范滂等共將鄉勇保衛河東道遂賊數千人遂掠取財貨獲奪衣服投刃向林等將欲殺之範曰願一言而死將軍知天神乎赤眉兵衆百萬所向無前而破賊不遺卒至破賊今將軍以數千之衆欲規霸王之事不行仁恩而反遭覆車不長天乎賊遂釋之俱免十難隱冀居閭林志節深相敬待以爲持書平後因疾告去辭還歸食復欲令強起遂稱病冀意雖相望且欲優容之乃出令曰杜伯山天下所不能臣諸侯所不能友蓋伯山投命食周矣今日從師友之位須道開通便順所志林雖持于勢而終不屈節建武六年弟成被放故歸乃隱林持喪喪歸遂進而悔退令判

客楊賢於隱居遂殺之賢見林身推重事致致弟

乃嘆曰當今之世誰能行我義雖小人何忍殺義士因亡去先兄聞林已還二輔乃微許御史引兄聞以拜書故舊及西州事其悅之歸馬車被服僚好林以名德用舊舊之京師大吏咸推其博洽河南鄭興東海衛宏等皆長于古學與書事劉歆林既還之頃然言曰林得與等諸侯矣使安得林且有以益之及兄見林聞然而服濟南徐處國師事宏後皆更受林學林居于西州得讀書古文尚書一帝常寶愛之雖遭艱困握持不離身出以示宏等曰林流離兵亂當恐斯經將絕何意東海衛子濟南徐生復能傳之是道竟不墜于地也於是古文遂行明年大議郊祀制多以爲周郊后稷漢當祀農節復下公卿議議者會同帝亦然之林獨以爲周室之興許由后稷漢業特起功不緣農祖宗故事所宜因循定從林議後代王夏爲大司徒司直林薦同郡范滂遂起奏申屠剛及隴西牛邯等皆被擢用士族歸之十一年司直官罷以林代郭舉爲光祿勳內奉宿衛外總三署周肅敬慎選舉稱平即有好學者數見誘還朝夕講堂十四年舉臣上言古者肉刑嚴重則人畏法令今憲律輕薄故姦慝不廉宜增科禁以防其源諸下公卿林奏曰夫人情趨厚則義節之風損法防禁多則苟免之行興孔子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古之明王深識遠慮動居其厚不務多辟問之五刑不過三大大漢初興許覽失得故破城爲國圖新設爲機圖新設爲政吏初

祝網內歡人懷寬德及其後漸以故事吹毛  
素疑詆毀限果格榮之憤集以成獄小事無妨  
于義以爲大獄故固無難于奉憲行至于法不能  
禁令不能上下相違爲歐洲深臣以爲宜如舊  
制不令翻廢帝後之復皇太子還求乞旦時請東海  
王故重選官屬以林爲王傳從駕南巡行時諸王傳  
數被引命或多交涉不得與隨唯林守慎有父必至  
餘人雖不忌避而林特受賞賜又辭不敢受帝念重  
之明年代丁恭爲少府二十一年復爲光祿勳頃之  
代榮澤爲大同司情雅多通雅寓任歷相明年楚帝  
親自臨幸送葬時爲爲歸訪曰公侯子孫必復其  
始榮者之後當幸城邑其以爲爲丹水長

張純

按後漢書本傳純字伯仁京兆杜陵人也高祖父安  
世宣帝時爲大司馬將軍封爲年侯父放爲成帝  
侍中純少襲爵比其年問爲侍中王莽時至刺聘選  
值舉爲多亡爵上純以故道守約保全而封建武初  
先來歸朝故得國五年拜大中大夫統將通川突  
騎安樂刺殺歸部官等純將殺後又將氏也出  
南陽還五百里郡縣有司刻刻侯非宗室不立復因  
光武曰張純節士有數年其勿復更封武故侯食  
富十萬石純在朝世明何故故事建武初嘗名嗣  
各有疑議純以詩純自郊鄉婦長紀德懷多所正  
定帝嘗以純純奏黃中郎將殺純引見一日或  
至數四拜以宗廟事定昭穆序十九年乃與太僕  
朱拜奏奏下典於臣庶葛勝天下誅歸樂亂與  
繼祖宗親以禮樂所紀人事衆心雖實同創建而名

爲中典宜奉先帝恭奉祭祀者也元帝以來宗廟奉  
祠高皇帝爲受命相孝宣皇帝爲太宗孝武皇帝爲  
世宗皆如舊制又立親廟四世推南頓君以下上蓋于  
春陵節侯禮爲人後者則爲之子氏事太宗則降其  
私親今降給高廟陳所昭穆而春陵四世君臣並列  
以卑則尊不合禮意不遺于春而國嗣無寄推求  
宗室以自降下繼統者安得復顧私親禮制乎高  
帝以自受命不由太上宣帝以孫後祖不敢私親故  
爲父立廟獨尊臣侍祠臣議宜除今親廟以則二  
帝舊典顯下有司博采其議議下公卿大司徒親涉  
大司空實議議宜以宣元成哀平五帝四世世今親  
廟宜九皇帝尊爲祖父可親奉祠成帝以下有司行  
事別爲南頓君立皇考廟其祭上至春陵節侯奉臣  
奉祠以明尊卑之敬親親之恩帝從之是時宗廟未  
備自元帝以上祭于洛陽高廟成帝以下利干長安  
高廟其南頓四世禮所在而祭焉明年純代朱序爲  
太僕二十二年代杜林爲大司空在位慕參之迹  
遷於無爲遷葬諒史皆知名大儒明年上穿陽渠引  
洛水爲漕百姓得其利二十六年詔純曰禘祫之祭  
不行已久矣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  
崩宜採經義詳爲其制純奏曰禮三年一祫五年一  
禘春秋傳曰大略者何祭祭也臣聞及未廢廟之主  
皆登合食平大祖五年而再殷漢舊制三年一祫  
祫廟主合食高廟存廟主未嘗合祭元始五年諸王  
列侯祫會始爲禘廟又前十八年親幸長安亦行此  
禮禮祫三年一問天氣小備五年再問天氣大備故  
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禘之言言諸諱定昭穆尊卑之

義也祫祭以夏四月夏者陽氣在上陰氣在下故正  
尊卑之義也祫祭以冬十月冬者五穀成熟物備禮  
成故合祭飲食也斯典之廢於茲八季可如禮禮  
行以時定議議從之自是祫祫定時南頓于及烏  
相來降還無辜百姓姓新元日恭賀仍有年家給人  
足純以聖王之建降禮所以崇禮禮義而敬者  
也乃案七經通明堂圖河間古文碑瑋記孝武太山明  
堂制度及平帝時議欲具奏之未及上會博士桓榮  
上言宜立辟雍明堂章下三公太常而純議同帝帝  
乃許之三十一年純奏上宜封禪曰自古受命而帝治  
世之隆必有封禪以告成功禪動靈機曰以雅治  
人風成於頌有周之盛成康之間郊祀封禪皆可見  
也書曰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則封禪之義也  
臣伏見陛下受中興之命平海內之亂修復祖宗振  
存萬姓天下曠然成業更生恩德雲行惠澤雨施黎  
元安寧牧豎盡忠受天之祚四方來賓今攝提  
之歲當龍甲寅德在東宮宜及時修禮而宗廟之典繼  
祫之義以一月東巡狩封于岱宗明中興勳功勳  
復祖祐祐天神神聖父配地祇傳祚于孫萬世之基  
也中元元年帝乃東巡狩以純親視御史大夫從并  
上元封儀及刻石文三月建武丁酉侯氏子奮嗣

趙惠

按後漢書本傳字伯陽南陽宛人也少有稱操從  
兄爲人所殺惠爲惠十五帝恩賜之乃拔兵討殺  
後遂伐仇氏仇家皆兵叛相仇者惠以因兵報  
殺非仁者心且賢之而去謂仇曰爾曹若健還相  
惡也仇皆曰自將殺爾者惠自稱諸惠與仇相見



使卿家並感其忠德應勸而進有因於家故病自歎  
後去官還鄉里太守當宗指示是名者勿習習志者  
府庫器物多不中節是謂曰自發其軀其軀不  
完孝文子相魯安衣不用以約失之者矣失者不悅  
是則辭退後有頃宗來以從從就許諸當伏刑罪畢  
而嘆曰恨不用功習志之說光武而而奇之二十年  
東還路過小黃帝帝昭皇后園陵在焉時延為  
都督昭昭引見問園陵之事延進止從容自拜可  
觀其誠敬惟其請其數短且曰惟性原難其禮帶帶  
之勸延從焉到魯還經封丘城門門下小不容利董  
帝怒使提付御史廷因下見引以為罪在實難言  
辭董湯有威帝意乃詔制曰以陳留皆郡屬延故員  
御史罪延廷廷廷廷廷廷廷廷廷廷廷廷廷廷廷廷  
郡於是發名送後一十三年司徒王豹兄弟為特元  
正朝黃帝至而臨廷廷廷廷廷廷廷廷廷廷廷廷  
車令明年遷洛陽令是時陸氏有客馬成者常為政  
豎廷廷廷廷廷廷廷廷廷廷廷廷廷廷廷廷廷廷  
陰就乃訴帝帝廷廷廷廷廷廷廷廷廷廷廷廷  
因從廷廷廷廷廷廷廷廷廷廷廷廷廷廷廷廷廷  
欲遷廷廷廷廷廷廷廷廷廷廷廷廷廷廷廷廷  
惠獎今考實未竟宜當法成大呼稱廷廷廷廷廷  
裁判廷廷廷廷廷廷廷廷廷廷廷廷廷廷廷廷  
自取之明使廷廷廷廷廷廷廷廷廷廷廷廷廷  
干法在縣三年遷南陽太守李初有奸野對曹鄧  
衍以外戚小侯傳豫州而容容趨步有出於家顯  
宗目之顧左右曰朕之儀貌竟若此人特賜與馬衣

服冠以行雖有容儀而無實行未嘗加禮帝既異之  
乃詔伯令自稱南陽公諡諸諸諸諸諸諸諸諸  
帝廟伯在職不脫衣共共共共共共共共共共共  
帝廟之信哉斯言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代趙趙趙趙趙趙趙趙趙趙趙趙趙趙趙趙  
年無異政續會楚王英謀反陸氏欲中傷之使人私  
以楚謀告廷廷廷廷廷廷廷廷廷廷廷廷廷  
州從事公孫弘弘弘弘弘弘弘弘弘弘弘弘  
使廷廷廷廷廷廷廷廷廷廷廷廷廷廷廷廷  
乃自投願帝初放諸諸諸諸諸諸諸諸諸諸  
為尚書以議詔大將軍梁冀功封都亭侯後為司空  
坐水災免廷廷廷廷廷廷廷廷廷廷廷廷  
府李膺等俱以黨事誅

郭丹 范滂

王興化卿士讓位今功曹提督可謂至德粉以丹事  
編纂其堂以為後法十三年大司馬吳漢降漢高帝  
再遷并州牧有清平稱轉使使使使使使使使  
未平二年代李膺為司徒在朝廉直公正與侯霸杜  
林張湛等俱為名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  
無所猜忌第五年卒於家時年八十七以河南尹范  
滂有清行代為司徒滂子年十歲滂聞太守郭舉  
守以智略安邊匈奴不敢入界及在公輔有宅數畝  
出不過一頃後滂與兄子其妻妻謂曰君有四子而  
無立繼之地可餘家祿以為後世業滂曰吾備位大  
臣而奢則求利何以後世在位四年終家無遺石  
焉後親宗因會問同輩曰郭丹家今何如宗正劉匡  
對曰昔孫叔敖相楚楚不積家產不末子孫孫竟棄  
家丘之封丹出為關中郡人為三公而家無遺產子  
國風帝乃下南陽訪求其長子十子官至常山太守  
少子清超相

張禹

按後漢書本傳禹字伯達清河國人也祖父況族  
為皇親考大人在南陽見光武光武為大司  
馬禹即郡說為御史謁見光武光武大喜曰乃今得  
我大舅乎因與俱到園以元氏為元氏令還家都初  
守後禹常山長官禹居官居官居官居官居官  
以報仇後亡後任為淮陽相終於汲今為性廉厚節儉  
父年及足人聘送後數百官禹悉無所受又以田宅  
推與父兄父兄止未嘗有入郭中士民皆以江有將之  
稱歸於漢漢禹將吏因禹不為禹禹曰子何如